

## 意外

□王东梅



真的是个意外！我这样对张老师说。张老师也这样对我说：是的，是个意外。

事情是这样的：我帮老师去办公室取作业本的时候，恰好炉子上的水壶开了。我赶忙去灌暖水瓶。打开瓶塞，哇！好多水垢呀。妈妈说过水垢对身体是有害的，一定要清洗干净。于是，我去水桶边灌了凉水，冲洗暖水瓶。水垢很顽固，清洗了三次才把暖水瓶里的水垢清除干净。摆正暖水瓶，我开始灌热水。妈妈说过，灌热水是有危险的，很容易烫到自己。我记得妈妈的嘱咐，所以很小心。我让水流保持均匀的速度，既不会溢出暖水瓶外，又不会溅到我的身上。我小心地做着这一切。暖水瓶灌满了，水既没有溢到外面也没有溅到我的身上，我做得很成功。正当我提着水壶，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暖水瓶竟“砰”的一声炸开了。

暖水瓶怎么会爆炸呢？我好端端地没有动它呀！

老师闻声冲进来：怎么回事？

是啊，怎么回事？我已经被眼前的混乱吓呆了：我好好地灌水，准备离开的时候，它就爆炸了。

你没踢它？

没有。

你放稳当了？

放稳当了。

你确定？

确定！是的，我确定。我明明记得我放的时候很小心，确定放稳当了，才开始灌水的。老师，我真的什么也没干，我好好地灌完水，准备离开，它就爆炸了。

就这样？

就这样。

老师走近我，拉起我的手：烫伤没有？说着，又扳过我的手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临了还把我被溅湿的裤腿翻起来看了看：真的没有烫伤吗？

我说：没有。

老师对我扬扬嘴角：那就好。回去吧。

我不确定老师是否听明白了我的意思，走到门口，回过头我又对老师说了一句：老师，真的是意外！

是的，是个意外。说着，老师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老师相信。

可是我分明从老师的眼睛

里看到了不相信。

我向晓东：老师为啥不相信呢？

向晓东说：你的意思是，是暖水瓶自己爆炸的？

我使劲点点头。

那就是说，暖水瓶自己不想活了，自杀了！说着向晓东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尖利刺耳。

我对妈妈说：真的是个意外。我好好地灌完水，准备离开的时候，它就爆炸了。

妈妈说：是它自己爆炸的？

我使劲点点头。

妈妈拿起电话。电话里妈妈一会点头，一会摇头，一会还嗯嗯地应着。

我远远地望着妈妈。

放下电话，妈妈摸着我的头：男子汉应该敢于承担责任。

妈妈的话味道不对呀：妈妈，真的是它自己爆炸的，我好好地灌完水，准备离开，它就爆炸了。

真的是它自己爆炸的？

是的！妈妈，这绝对是个意外！意外？

意外！

好吧，就当它是个意外。说完，妈妈起身离开了。

怎么会是“当它”是个意外，难道真的不是意外吗？



投稿信箱：lize@cmb.com.cn

插图：严勇杰

## 就餐问题

□王世虎

近年来，我所在的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员工由最初的二十来人增到现在的七八十人。人一多，吃饭便成了难题，单位楼下的饭馆本来就少，再加上卫生状况也不好，经常有同事吃坏了肚子请假，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

去年开始，老板终于决定自建食堂做饭，提供早餐和午餐，费用单位和个人各掏一半，早餐3元，午餐7元，自愿报名。而且，考虑到早晨的时间比较紧张，领导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规定凡在单位吃早餐的员工，上班时间可推迟半个小时。

这个消息对于我这种还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不仅解决了吃饭难的后顾之忧，更节省了开支，可谓一举两得。于是，我第一个去主任那里报了名。从此，每天早晨，我都兴高采烈地来到单位吃饭，然后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

见我过得如此滋润，几天后，之前没有报名的同事们眼红了，纷纷去主任那里报名，就连家离单位只有一站路的李姐都报了名。食堂顿时热闹了起来，一到吃饭的时间，人声鼎沸，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可是半个月后，不知为何，来食堂吃早饭的人突然开始减少了，每天都会剩下大量的饭菜被倒掉。

那天早晨，我照例走进食堂，定睛一看，呵，偌大的餐厅里，稀稀拉拉只坐了十几个人。师傅足足给我打了两个人的分量，还不停地热情叮嘱道：“不够再来添啊！”

坐下吃饭的时候，我心里一直纳闷：大家怎么都不来吃早饭呢？是饭菜质量下降了吗？没有啊，挺丰盛的啊！况且钱都交了，不吃多浪费啊！

吃完早饭，刚好在电梯口碰见同事小胖，我忙招呼道：“哥们，这几天忙啥呢，也不来吃早饭？”

“哦，我没吃早饭的习惯，在家睡懒觉呢。”小胖淡淡地说。

“睡觉？”我不解地问，“你这不是糟蹋钱嘛！”

“你傻呀你！”小胖狡黠地笑道，“老板不是说了嘛，在单位食堂挂名吃早饭，可以晚半个小时上班。我每天早晨只要掏

3块钱，就能多睡半个小时的懒觉，划不来吗？”

“划得来，划得来！”我听完恍然大悟，点头附和。

午饭时，我问一旁的李姐：“李姐，你家离单位这么近，怎么也不来吃早餐呢？”

“你傻呀你！”李姐压低声音说道，“你以为我交3块钱真的是为在单位吃顿早饭啊？我不过是图个方便罢了。幼儿园每天九点才开课，而我们八点半就要上班，这多让人不省心啊！现在好了，我只用在食堂挂个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晚到单位半个小时，正好和孩子上幼儿园的时间一致，多方便！”

“高，实在是高！”我竖起大拇指，点头称赞。

下班了，轮到我和会计小慧值日打扫办公室的卫生。我说：“小慧，小胖不来单位吃早饭是因为贪睡，李姐不来吃早饭是为了方便送孩子上学，那你是为什么啊？”

“你傻呀你！”小慧一本正经地掰着指头给我分析道，“你看，咱们每月的工资就3000元左右，一个月按22个工作日算的话，相当于老板一天支付我们140块钱。一天实际工作7个小时，一小时报酬20元，半个小时挣10元……现在，我只需要每天早晨交3块钱，不仅能从老板那里买半个小时的自由时间，还倒赚7元，你说这性价比高不？”

“你厉害，我服了！”不愧是和数字打交道的，精打细算，分析得头头是道，我自叹不如。

晚上，躺在床上，我第一次失眠了。想起同事们的话，我纠结不已：明天，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去食堂吃早餐……

“丁零——”早上，一阵刺耳的闹铃声把我吵醒，我睁开蒙眬的眼睛，问自己：今天，要不要去单位吃早餐？

这时，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我拿起一看，是女朋友打来的。我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她，并征询她的意见：“亲爱的，你说我要不要去单位吃早餐啊？”

“你傻呀你！”女朋友大声咆哮道，“钱都交了干嘛不去吃，除非你脑子让驴踢了。去，当然去！”

是呀，我傻呀我！我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



永鸣益吞世界

益往直前

23

冀惠彦悄悄地去把杨小勇叫了过来，小勇一听计划就“嗨”了，他本身就是个大大咧咧的汉子，尽管是工程师，但是常年在新闻单位工作，已经被熏陶得很有新闻素养，而且男人嘛，谁不想亲历大事件，更何况他是这么一个“热血中年”！他爽快地说：“跟着玩一趟就玩一趟呗，传送卫星什么的就交给我了！”

我当机立断：“行，那就我们仨，返回巴格达，让康锐和陶冶坚守。咱们定一个生死盟约，去路茫茫，前途未卜。我不能保证我们能一路安全进入巴格达，更不能保证我们到那以后能活几天，但是，这件事一定要保密，所有行为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有后果都由我们自己承担责任，行不行？”

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行！没问题！”

我们三个“老年人”又开始对两个年轻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样的谈话，不久前也有过一次。上一次，是劝他们为了大局撤离，这一次，是要求他们掩护

我们重返。也许是在一个团队的时间长了，大家也都心领神会了。我们把计划说出来，陶冶和康锐只是迟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我们这看上去相当离谱的要求。

后来，我专门为这件事请他们俩吃饭表达感谢时，他们告诉我，当时的迟疑，只是因为，他们太清楚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不忍心，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让我们去冒险。

当时，我们都很理解彼此的心情，整个伊拉克报道组面临这种“逃兵”的指责，面对这种“被抢了头筹”的尴尬，无论从个人新闻理想还是从团队荣誉考虑，此时返回伊拉克，还有可能扳回一局，否则，实在无法对自己的职业交待，也无颜见江东父老。

大家达成一致后，我还特别安慰两个年轻人说：“咱们定一个攻守同盟的战略，如果我们顺利进去了，你们就跟台里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关系，从约旦通过一条沙漠上的路进入，联军没有轰炸，能够非常安全地返回伊拉克。”

当然，这又是个善意的谎言，我哪里还能找到什么特殊关系，那时候我连阿布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只能怀着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原始执着，去完成那些应该完成的事。

我们仨直奔机场。从酒店出发时，我、冀惠彦、杨

小勇、陶冶和康锐，互相紧紧拥抱对方，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告别。大家心里都抱着一种诀别的伤感，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面，或许是最后一次拥抱，明天会发生什么，谁都无从知晓。

没有身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承受着一种怎样的压力。我们在科威特上网看到的讯息，同事和朋友所反馈出来的情绪，伴随着各种责难与谩骂，有形无形地传来，如利箭一般，插在我们心口。而我们，也唯有用这样的方式，去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道别。

选择了这个职业，便要履行职责，追逐真相，哪怕有时候，真相是伤害你的利刃，你也只能紧紧地把它握在手里。伤口，要自己舔舐，血泪，要沉默着擦去。更何况，不远处一场战争在召唤着我们去报道。

那时我最担心的是父母亲人，网络上的说法，无疑让他们在担心我人身安全的同时，又背负了沉重的舆论压力。他们会不会认为我给他们蒙羞了呢？或是为我不曾待在战区而松了一口气？无从知晓，至今我也不曾问过。因为，那对他们也是一种折磨和伤害。我从事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磨炼的过程。每思及此，我都觉得愧疚不安。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杨蓉